

兵临城下时蓦然回首，“谁动了朕的江山？”

大 秦 未 代 皇 帝

大 秦 未 代 皇 帝



秦始皇称雄一世，一朝崩殂，二世胡亥如何接手大秦江山？豪杰并立，强手相争，谁能雄霸天下？李斯、赵高机关算尽，反目成仇，谁能渔翁得利？千古风流人物齐聚首，且看他们如何生，如何死，如何成败！

大秦帝国二世袭位，最强悍的雄杰逐鹿中原！

大秦二世

QINERSHI

秦二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秦二世：大秦末代皇帝 / 刘乐土编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1
(历史风云人物系列)

ISBN 978-7-5396-4176-8

I . ①秦… II . ①刘… III .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9536 号



出版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欧子布

装帧设计：浩 典 道·光

封面绘图：宋唯原

封面刻版：杨家埠年画院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3533889

印 制：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 (010)60244002

开本：770 × 1030 1/16 印张：29.25 字数：550 千字

版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5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QINERSHI

秦二世缩影

秦二世姓嬴，名胡亥，为秦始皇第十八子。他出生在风云变幻、战争纷呈的战国末期，却又对战争一无所知。他的童年是美好的，父亲始皇帝的作为熏染了他，从而在他骨子里种下了苛政的根苗。胡亥本没有承袭皇位的可能，偏偏历史给大秦帝国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沙丘之变、赵高谋篡、李斯助力、逼死扶苏、诛杀蒙氏、葬父骊山，一系列事件都突出了“人谋”的重要作用。即位不久，陈胜登高一呼，群雄并起，秦二世胡亥的皇位在“内忧”与“外患”之中摇摇欲坠，而他自己却浑然不知。在咸阳之外，刘邦、项羽正领着军队日渐逼近……

大秦帝国的崛起与坍塌……

公元前236年 赵高进入秦宫。

公元前230年 胡亥出生。

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正式建立秦帝国，称“始皇帝”。

公元前219年 秦始皇在泰山进行封禅。

公元前213年 秦始皇下令焚书。

公元前212年 秦始皇下令坑杀四百六十名术士，即为所谓“坑儒”。其长子扶苏劝谏，被派往长城戍边。

公元前210年 7月，秦始皇出巡返回时，驾崩于沙丘，终年五十岁。

公元前210年 赵高、李斯假传遗诏，胡亥即位，是为秦二世。

公元前209年 赵高任职郎中令。

公元前209年 7月，陈胜、吴广起义。

公元前209年 10月，刘邦在沛县揭竿而起，成为秦末农民起义主要领袖之一。

公元前208年 赵高诬陷李斯谋反，李斯被处以极刑。

公元前208年 赵高成为中丞相。

公元前208年 陈胜死，陈胜部将召平矫命拜项梁为楚柱国，命西进击秦。

公元前208年 刘邦受楚怀王之命西征灭秦。

公元前207年 赵高指使人逼秦二世胡亥自裁。

公元前207年 赵高立子婴为秦王。

公元前207年 项羽杀宋义，楚怀王不得已拜项羽为上将军。

公元前207年 项羽率军渡河救巨鹿，大破秦军，成就以少胜多的巨鹿之战。

公元前207年 赵高被处死。

公元前207年 刘邦蓝田之战消灭秦都城主力军。

公元前207年 刘邦首先入关，约法三章稳定局势。

公元前206年 秦王子婴降。沛公刘邦进咸阳、平秦，还军灞上。

公元前206年 项羽诈计坑杀秦降卒二十万于新安。

公元前206年 项羽至关中，鸿门设宴招待刘邦。同年诛杀秦降王子婴。

公元前205年 项羽封立诸侯，自称西楚霸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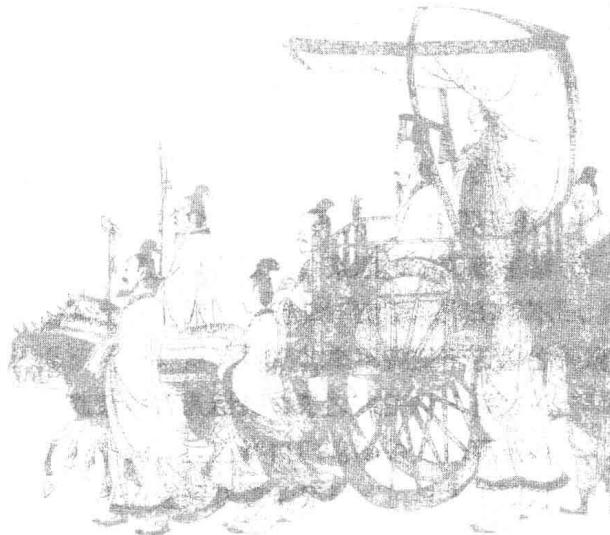


QINERSHI

目录

- 第一章 > 大秦帝国 / 001
- 第二章 > 悲歌秦颂 / 041
- 第三章 > 赵高崛起 / 081
- 第四章 > 皇后遗嘱 / 121
- 第五章 > 民怨生讎 / 145
- 第六章 > 沙丘之谋 / 185
- 第七章 > 大泽怒吼 / 217
- 第八章 > 义军内讧 / 241
- 第九章 > 龙腾芒砀 / 273
- 第十章 > 沛公归楚 / 297
- 第十一章 > 直鹿之战 / 321
- 第十二章 > 逐鹿中原 / 345
- 第十三章 > 赵高弑君 / 369
- 第十四章 > 轡道亡秦 / 393
- 第十五章 > 项羽称霸 / 417

大秦帝国



公元前221年隆冬的一天，秦都咸阳城中突然响起鼙鼓号角声，惊得人们纷纷奔出温暖的屋庐，涌上街头，互相打听着。

莫非又有王师出征？

一支威武雄壮的军队从咸阳东门浩浩荡荡开进城中。队伍最前面，飘扬着黑底白字的“秦”字旗。

这是最后一支征服山东六国的秦军——征齐之师的凯旋。鼙鼓与号角声是专为迎接他们鸣奏的。

征齐的主帅，两位年轻的将军——王贲和蒙恬，全部金盔金甲，执戈佩剑，骑在高头大马上，一副趾高气扬的胜利者做派。在他们身后，被俘虏的齐王田建素车白马，低首掩面，一副亡国之君的惨相。

素车白马之后，徒步行走的齐国宗室近臣耷拉着脑袋，步履蹒跚。

秦人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欣赏这样的场面了，十年间，山东六国一个个被征服，韩王安、赵王迁、魏王假、楚王负刍、燕王喜无一例外，一个个都被秦军送至咸阳，拜倒在秦王嬴政的阙下。

如今，齐王也难逃厄运。所不同的是，一向苛酷的秦王嬴政似乎对齐王建客气一点。因为其他五国的国君根本就没有素车白马的待遇。这大概是齐对秦一向“友好”的缘故，比对待其他国家好一点。

秦人再一次精神亢奋了。

尽管百姓们一向对嬴政的严刑峻法心生怨恨，但他们是爱秦国的，他们为国家的强盛而自豪，为有一个雄才大略的秦王而骄傲。

人们欢呼跳跃，向凯旋的王师致敬。当齐王建的素车白马驶过时，有人指指点点，得意洋洋地议论着：

“想当年齐桓公小白九合诸侯，称霸天下，何等英雄。他大概想不到后世子孙会落得这个熊样。”

“是呀，齐国与我曾并称‘东帝’、‘西帝’，如今败落至此，是他们的子孙不争气啊！”

“还是我们大王英明！”更多的人两相比较，发出不约而同的感慨。

秦王嬴政率近臣亲自到城门口迎接得胜之师的归来。

不等王贲、蒙恬下马跪拜，他便迎上前去，满面含笑地说道：“不愧将门虎子，果然不负寡人之望。两位将军辛苦了！”

王贲是老将王翦之子，蒙恬乃名将蒙武之子。王、蒙两家俱有大功于秦。

秦王嬴政在咸阳宫门口举行盛大的献俘仪式，加恩准许百姓前去观看。

咸阳宫平日可不是寻常百姓能去的地方。今天嬴政一高兴，才有此特旨。百姓们闻讯，蜂拥而至。

平时宽敞的宫门广场一下子变得拥挤不堪。这下难为了虎贲军都尉，既要维持好秩序，保证秦王嬴政的安全，又不得阻止百姓，他急得一身是汗。

秦王嬴政登上城门楼。

他穿着一件新缝制的黑色王袍，上绣彩色金龙，头戴通天冠，双手执着玉圭，完全是天下共主的模样。

秦王嬴政刚一在城门楼出现，下面不知谁带头喊了一声：“大王万岁，万万岁！”于是成千上万的军民百姓齐声高呼：“大王万岁，万万岁！”这种呼声始终响遍全场。

献俘仪式上，人们只看见齐王建被带到宫门下跪着，秦王说些什么话，没有人听得见。

入夜，大地一片静寂，喧嚣了一天的秦都也安详而甜蜜地入睡了。

六国覆灭了，战争终于结束了。

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总算可以安心地闭着眼睛，睡上一个太平觉，再也不必担心明天会吹响出征的号角。

咸阳宫秦王寝宫里，依然灯光明亮，人影晃动。嬴政时而伏身疾书，时而踱步思考，时而仰天轻笑。他为自己正在进行的一项伟大的事业所激动，精神亢奋，毫无困意。

今晚是太监赵高值班。

尽管赵高困得两眼发涩，但一向谨慎的他却要强打精神，侍候在门外，不时进去给秦王嬴政送些汤水、点心什么的。

“梆、梆、梆”，更楼上打过了三更，困得迷迷糊糊的赵高走进去，再一次给秦王嬴政添足灯油。秦王嬴政被惊动了，抬起头，一向威严而肃杀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说道：“赵高，你也陪寡人熬夜了。”

赵高在太监中间是出了名的聪明，伶俐乖巧，平时就深受秦王嬴政的喜爱。这会儿见嬴政难得的好心情，赵高便大着胆子说道：“谢陛下关心。奴才斗胆劝谏一句，如今六国灭亡了，天下一统了。陛下何苦还这样没日没夜地熬着？保重身体要紧啊！”

秦王嬴政推开竹简，难得的好心情，竟与赵高叙谈起来，轻笑说：“到底是个奴才，鼠目寸光啊。你以为灭掉六国，天下归秦，寡人就高枕无忧了？不对。天下统一了，寡人要做的事

更多。大一统的秦国需要新的立国制度、行政制度，还要防止六国余孽反叛，保证永无战祸，甚至要统一度量衡、统一币制、统一文字。问题成堆，寡人哪能睡得着哟！”

赵高深表理解，说：“听陛下这么一说，奴才方知道您真是辛苦极了。可恨奴才不能为主分忧，只能干看着，心疼您。”

秦王嬴政似乎被他的忠义之心打动，脸上的笑容更加亲切，说：“如今，六国灭绝，天下一统，寡人想天下情形全变。今日之大秦已不同于昔日之秦国，寡人也不同于昔日之秦王。如果寡人不改变名号，不但显不出寡人之功，也无法与昔日秦国区别，更不能使子孙后代明白，统一的秦国正是在寡人和众卿家的手上重新开始。所以，寡人要改变名号。赵高，你看怎样做最好？”

赵高没想到秦王嬴政会拿这么大的问题问他，吓得变了脸色，扑通跪地叩头说：“赵高只是一个奴才，哪敢议论国家大事。陛下如果一时想不到合适的名号。明日的朝会上可以与大臣们商议。奴才哪敢妄言！”

秦王嬴政眯着双眼，淡然一笑。他刚才是思考改名号的事，想了半天，总没有最满意的，才有此一问，没想到把赵高吓成这样。

他当然知道名号的事可以在朝会上跟大臣们商议。但是，他是个自主意识极强的人，凡事都要自己反复思考，有了准主意之后才与大臣们商议，当然，大臣们如果有更好的建议，他也乐于接受。从谏如流是他的一贯作风。这会儿见赵高很识趣，便故作轻松地说：“怕什么，你真有好的建议，寡人一样采纳。你跟随多年，也该知道寡人用人不拘一格，不分贵贱。只要对国家有用的谏言，寡人无不采纳。”

赵高闻听，心头欢喜，再叩头说：“陛下如此说，奴才就斗胆进言了。古人云：皇有皇猷，帝有帝德。史家论史，首推三皇五帝。到夏、商、周时，无论禹、汤或周文王、周武王，都自忖功德不及前人，只好降号为王了。如今，陛下平灭六国，一统天下，万民欢庆。把一个诸侯并立、战祸不断的天下，拼接成一个完整的国家。陛下之功震惊古今，前所未有，尧、舜之功不及十之一二。古之五帝，地不过千里，与陛下广阔的领土更不可比拟。所以称皇不足以展示您的功绩；称帝也不足以表达臣民对大王的敬崇。奴才愚见，不如合二为一，改称‘皇帝’如何？”

“‘皇帝’，太好了，甚合寡人心意！”秦王嬴政又惊又喜，赞不绝口。想不到一个阉人竟有如此才识。称皇称帝他曾想过，但是，正如赵高所说，三皇五帝的功绩怎能与他所完成的宏伟事业相比，唯有合“皇”与“帝”之称谓，方与他的业绩相称。赵高的话句句说到他的心里去。

秦王嬴政自忖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任何曲意逢迎、阿谀谄媚的谏言都会被他训斥一番。然而，赵高的话却不显山、不露水，说得他心里熨帖极了。

赵高毫无得意之色，依然诚恐诚惶地说：“奴才能为陛下分忧，实在荣幸！”

嬴政不禁对赵高刮目相看了，进一步问道：“看来，你也识字、读过书。来，写几个字给寡人看看。”

赵高谦卑地说：“奴才不过略识诗书，写的字儿恐怕有污大王耳目。”

嬴政不耐烦地说：“寡人让你写你就写吧。”

赵高巴不得露一手呢，慌忙先叩头谢罪，再起来取过书案上的笔，在一张素帛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一行小篆——天下归一，宇内垂功，万民颂首，盼易名号。

嬴政仔细看了，又一次惊喜异常，不禁脱口赞叹：“写得好，工整洒脱，灵秀遒劲。就是李斯的书法恐怕也不过如此吧！”

赵高卑笑着：“陛下谬奖奴才了。李更尉乃是我大秦，不，应该说是当今天下第一书法名家，奴才哪敢比呀！”

嬴政轻声读着那四句小诗，又赞许说：“赵高，你颇具才学嘛，一定读过不少的书。告诉寡人，你都喜欢读些什么书！”

赵高早已有了应对之辞，便答道：“奴才读书原本无所偏嗜，乱七八糟什么书都读。自入宫以后，见大王崇尚法家，我大秦崇尚以法治国，奴才才偏爱法家，喜读刑名狱讼之书。”

嬴政笑问道：“这么说，你对我大秦律令一定熟读，寡人就考考你。”

赵高受宠若惊，低声下气地说：“奴才读的那点儿书，哪经得住您考啊！”

嬴政想起批阅奏简时遇到的几个律令方面的问题，本来打算召博士咨询，这会儿正好用来考考赵高。

赵高显然对秦律达到熟读能诵的地步了，对嬴政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先是背诵了有关律条的具体内容，然后说出自己对运用法律的见解。他深知嬴政崇尚严刑峻法，所以在量刑上总是苛酷之至。

果然，嬴政大为赞赏赵高的见解，心里高兴万分：一个奴才竟有如此才学，莫不是上天佑寡人以成大业？

可惜赵高是个阉宦。如此卑微之人，难为庙堂之器。但用以咨询，也还可以吧！

赵高也是欢喜不已。秦王的赏识一定会改变自身的处境，这是他处心积虑、梦寐以求的结果，但他表面上毫无得意之色，依然是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样子。

嬴政的目光再一次落在赵高书写的小篆上，突然想起似的说道：“寡人在批阅各地的奏简时，常遇到原六国形态各异的文字。不但给寡人带来不便，更不利于大一统的秦国文书的传递。天下统一了，文字也应该统一。寡人斟酌再三，以为可用小篆作为标准字体，通行天下。你的小篆写得不错，完全可以作为标准字体通行天下嘛！”

赵高惊喜异常，秦王完全是用一种商讨国事的口吻同自己说话。无形之间，赵高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

六国统一后的第一次朝会，庄重而肃穆。

秦王嬴政穿黑色王袍昂然走进大成殿正中，往宽大的王椅上一坐。他额上的皱纹取代了当年的稚气，显得阴鸷之气更深。

殿阶下，文东武西，依次排班站立着文武百官，丞相王绾、国尉尉缭、廷尉李斯、御史大夫冯劫等重臣排在班首。

秦王嬴政长目威严地扫视一下阶下群臣，说道：“诸卿，今天是灭六国、天下一统后的第一次正式朝会。天下统一了，战争结束了，本应该让诸卿歇息几日再论国事。可是，寡人不敢

哪！虽然，先文王遗愿，即天下永久太平、不动刀兵的愿望，终于在先祖保佑和众卿家的鼎力相助下由寡人变成了现实。可是，创业艰难，守业更难，何况寡人正在做的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业。战争要永远地结束了，寡人要做的事情还很多。首要的是修改名号，因为不修改名号，无以显示当世之功，也无法让后人明白，寡人与众卿正在做着的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所以，今天的第一件事就是商议寡人的新名号。”

秦王嬴政话音刚落，大成殿就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

天下归一，六国灭亡了，群臣心里都很激动，都希望在今天的朝会上有所表现，讨秦王的欢心，因此，一下子有十几个人出班。

秦王嬴政微笑着扬扬手，说道：“别着急，一个一个地说。还是老丞相先说。”

老丞相王绾见大王仍旧高看自己一眼，颇为得意，便近前躬身说道：“古来天下共主的名称就是三皇五帝，可是实际上他们占有的领地不过方圆千里。只有以商周称王，才真正拥有天下，所以‘王’的称号好。大王宜仿效商周，封国立藩，以取燕、齐、楚初破之地。周朝有八百年的基业，大王宏功伟业，仿效周制，国祚必然绵长。”

秦王嬴政不等王绾说完，就不耐烦地打断他，说道：“寡人不稀罕商朝七百年的天下和周朝的八百年基业，而是要我大秦国万世永传。何况，商周封建天下乃是兵祸战乱的根本所在，我大秦岂能重蹈覆辙！行政制度的事稍后再议，现在只讨论寡人名号的事。”

王绾碰了一鼻子的灰，老脸发烫，还要争辩，挽回面子，但见秦王嬴政厌恶的目光，不敢再争下去，只得讪讪地退下去。

群臣见王绾遭到指责，才感觉到秦王在大喜的日子里，也不是什么话都听得进去，说话还是小心些，免得触霉头。因此，刚才畅所欲言的朝堂霎时变得寂静无声了。

秦王嬴政意识到自己的态度阻止了臣下的进谏。他是一个不会循规蹈矩、因循守旧的君王。他对一些新奇的构想总是充满期望，即使所奏不合心意，一般也不责怪，对一些食古不化者则颇为厌恶。

王绾的话自然是陈词老调，因此，他忍不住怒气，竟当即指责了老丞相。

秦王嬴政看看殿上众臣，马上换上亲切的笑容说：“寡人说过，先议定寡人的名号。诸卿有大胆新奇的设想，尽管奏来。言者无罪，寡人洗耳恭听。李斯，你不是也有话说吗？”

廷尉李斯见秦王点到自己的名字，不能不说了，只好满脸谄笑，出班说道：“从前，五帝拥有的土地，不过千里，驾驭诸侯，仅凭道义，诸侯是否臣服，天子并无武力保障。如今陛下发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六国皆为郡县，法令由朝廷统一。这是亘古未有之事。所以，陛下之功，非三皇五帝所及，臣曾与博士们讨论过，认为古有天皇、地皇、泰皇，而泰皇最为尊贵。微臣斗胆，以为大王可称‘泰皇’。”

秦王嬴政对“泰皇”之称并不满意，但为了鼓励臣下进言，便赞赏地说：“李廷尉说得很好，也颇有新意。不过，称‘泰皇’仍旧与古时分别不出来。诸卿可以沿着李廷尉的思路思考。”

群臣摸准了秦王嬴政的好恶，各自思索起来。

其实嬴政对名号已有定见，那就是阉宦赵高所奏“皇帝”的称号。他所以这么做，不仅表示修改名号的庄重，也显示他的功绩非以往君王所能比拟。

有了秦王设定的框架和李斯谏言的范例，群臣稍作思考后，纷纷上奏。所奏不是称“皇”就是称“帝”，就是没有人想到把“皇”与“帝”合二为一。其实这方是秦王最满意的称号。

秦王嬴政扫视了一眼满殿的文武百官，感到赵高的才识不在他们之下。

戏演到了，也该结束了，秦王嬴政便笑道：“寡人身边的宫监赵高以为，合‘皇’、‘帝’二字可作为寡人的尊号。寡人非常欣赏，就以‘皇帝’为号。寡人就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帝，后世以数推之，谓之二世、三世，乃至万世，传之无穷。追尊先父王庄襄王为太上皇！”

群臣无不惊讶，想不到赵高一个阉宦，所献名号竟中秦王的心意。不过“皇帝”的称号的确独具匠心，颇为适合好大喜功的秦王的心理。身为朝臣，怎么就没有想到呢？但是，惊讶也好，遗憾也罢，秦王满意，这头彩让赵高捞定了，大家只有跟着叫好的份儿。因此群臣齐声恭贺欢呼：“始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秦王，不，该称秦始皇了，他意气风发，哈哈大笑道：“赵高献‘皇帝’尊号，功莫大焉，寡人赐封他为侍中之职。赵高何在？”

身边一黄门郎慌忙上前奏道：“回陛下，赵高昨晚值夜，这会儿正在家里睡觉呢。”

秦始皇这才想起赵高昨晚陪自己熬了一夜，白天不当值，便笑道：“寡人就下旨赐他为侍中。旨意送到他手上，也让这个奴才高兴高兴。”说完，亲自拟旨，交给身边黄门。嬴政如此厚待一个太监，也还是第一次，可见，他对“皇帝”的尊号是十分满意的。

赵高一言得宠，群臣不甘落后。御史大夫冯劫启奏说：“陛下称始皇帝，果然有别于古制。臣愚见，今日天下共主的始皇帝已不同于昔日偏隅关中的秦王。始皇帝若再自称‘寡人’很是不宜。臣建议皇帝宜改自称为‘朕’。天下人不得擅用，其次改命为‘制’，改令为‘诏’。‘朕、制、诏’为皇帝专用之语。”

“冯卿所言极是，寡人，不，朕一一照准。”秦始皇非常满意，当时就改了自称，点头说道：“朕闻太古有号而无谥，中古方生有号，死有谥。比如先王在世号庄王，崩逝后谥襄，名为庄襄王，这是以子评议父亲，以臣评议先王，朕以为甚是不恭。今后皇帝称世，谥法可以取消，众卿以为如何？”

殿堂内又响起一片谄媚附和声，众臣异口同声地说道：“陛下圣明，见解为臣等所不及，臣等愚笨。”

秦始皇从容一笑：“好了，帝号已经议定。下面要议的是设立郡县、统一度量衡及车同轨、书同文的事宜。诸卿想必早已成竹在胸。不妨畅所欲言，各尽其能，为崭新的大秦帝国群策群力。”

群臣深受鼓舞，踊跃出班。好多人已在灭掉六国之前，就为未来一统的大秦帝国描绘好美好的蓝图。

这时，大臣们争相上前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秦始皇认真聆听，时而颔首点头，时而凝眉深思，朝堂上气氛热烈，人心振奋。

其实，废封建设郡县、统一度量衡，及车同轨、书同文等问题，秦始皇早已作了周详而具体的考虑。

秦始皇倾听着臣下的建议，补充着自己思考中的不足。当群臣奏毕，他的一套成熟的方案已经形成，最终作出下面的决定：

一、有关的立国制度

- 根据太史与阴阳家研究的推论，从周为火德，故一切以赤色为尊贵；而秦代周德，是以水克火，从其所不胜，因之秦之德性是水。因之改一年自冬季十月开始，十月一日为一年首日。
- 衣服、旌旗、旄节，皆以黑色为主，数则以六计算，兵符、节符、法冠皆六寸，车舆长六尺，以六尺为一步，皇帝车舆用六马。
- 改黄河名德水，以为水德之始。
- 凡事皆决于法，不讲求人情恩义。
- 天下百姓改称为黔首。

二、有关国家的行政制度

· 封建诸侯是以往天下战祸不息的根源，秦帝国不能重蹈覆辙，不再封自己的儿子为诸侯。这也象征了皇帝的方正、没有偏私。

- 统一后的大秦帝国版图东至海及高丽，西至临洮、羌中，南抵南蛮荒野之地，北据德水为塞，以阴山和辽东为界，因而，皇帝治国要能如手之使臂，所以必须有完善的行政组织。
- 朝廷上以皇帝为首，不受法令限制，可随时交议立法或自行立法。
- 朝廷上分为三公和诸卿。三公之一是丞相，辅佐皇帝处理政务，总领百官奏事，统领地方上计考课，任免中、低级官吏，主持朝议。三公之二是御史大夫，掌握监察，辅助丞相，又称为副丞相。三公之三是太尉，主管军政，在军令方面为皇帝兼统帅的参谋长，发兵与将军任命由皇帝亲自以符节行之。诸卿包括奉常、郎中令、卫尉、廷尉、治粟内史、典客、太仆、宗正、少府、太史等。

· 地方行政组织，共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三川郡、河东郡、南阳郡、南郡、九江郡、鄣郡、会稽郡、颍川郡、砀郡、泗水郡、薛郡、东郡、琅琊郡、齐郡、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岱郡、巨鹿郡、邯郸郡、上党郡、太原郡、云中郡、九原郡、雁门郡、上郡、陇西郡、北地郡、汉中郡、巴郡、蜀郡、黔中郡、长沙郡与内史郡。

· 统一文字：命廷尉李斯主持该项工作，以据秦文“大篆”整理，简者为“小篆”，令全国通用。

三、为根治战乱的发生，采取以下措施：

- 销毁兵器：没收全天下民间的兵器，聚集在咸阳，铸成钟等实用器具，并铸成十二个各重二十四万斤的大“金”人，放在咸阳宫廷内，作为这次销毁兵器行动的见证。
- 毁平国内原诸侯国所修筑的长城及军事要塞，只留燕、赵为防御胡人入侵的长城，以防止乱民据用造乱，同时铲除交通障碍。
- 掘通原各国为军事需要所筑的堤防，疏浚以后作为水路交通及农田灌溉之用。
- 迁移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至咸阳，一则加以监视，使他们不再在本土产生分化作用，二则充实国都。

·修建驰道：以京师咸阳为中心，修筑辐射全国的驰道。主要干线有两条，一往东通往赵、齐海边；一向东南通往原楚国及新收的南荒之地，以利通讯和军事的需要。

上述决定形成诏书，颁布天下，并由丞相督导百官，一一执行。

天下统一，各诸侯国皆为郡县，尽入大秦帝国的版图。可是，秦始皇没有因此满足，他的狼目盯在了地图上会稽郡以南、黔中郡以西、以南的大片土地上。那是瓯越人、闽越人和南越人居住的地方。他决定派军征服越人，进一步扩大秦的版图。可是，当他在朝会上将此事交与大臣们讨论的时候，竟有很多大臣表示反对。

老丞相王绾态度最为坚决，他劝谏说：“越地依山傍水，道路崎岖难行，河道纵横交错，大军进军困难，特别是军粮运输不便，必定制约进军的速度。陛下初定天下，六国故地，人心不稳，潜伏的诸侯余孽随时有复辟的可能。臣以为陛下还是以巩固既得之地为要。至于越地，乃蛮荒困乏之地，得之亦于我大秦无益，何苦千里劳师征伐呢！”

“够了！”

秦始皇不等老丞相把话说完，抬手制止住，脸上显露出不悦之色。

当初讨论郡县天下的时候，王绾就持反对意见，居然有很多人支持他，秦始皇因而不满，这次见他又反对自己，便沉声说道：“说到困难，朕扫平诸侯，哪一役、哪一战没有困难？将士们浴血疆场，时刻都会有生命危险。难道我们会因为惧怕艰险，害怕牺牲而裹足不前吗？越人虽然居于蛮荒困贫之地。可是朕是天子，是天下的皇帝，天下黔首和土地都是属于朕的。朕有责任将他们纳入大秦版图，而不能看征服之地是否对朕有利可图。原来朕今天还有其他事与丞相相商，原打算放在后面讲。既然丞相先开了口，朕就说了吧！请问丞相。几个月已经过去，朕交代下去的，收缴天下兵器、迁移天下豪富至咸阳，以及修建骊山陵寝、驰道等各项工程的事宜进展如何？”

王绾看见嬴政长目中的阴鸷之气，听着他那特有的狼音豺声，突然不寒而栗。今日的秦始皇已不是当年的秦王了。

秦始皇现在是天下共主，志得意满。

秦始皇再不像以前那么虚心求言，从谏如流了。自己犯什么牛脾气，逆龙鳞，不是自寻死路吗？王绾须发抖动，慌忙谢罪：“臣办事不力，有负龙恩，请陛下治罪！”

不料，秦始皇并没有发怒，反而换上笑脸说道：“你还没有回答朕的问话呢，怎么先谢罪了？何况，就算办事不力，也该说说原因吧。朕可不是糊涂之君，无过而加罪臣下！”

王绾只好硬着头皮说道：“陛下乃圣明之君，臣当然要诉说原因。臣虽有失职之罪，但并非有意拖拖拉拉。诸事所以进展缓慢，是因为在臣看来，天下初定，人心不稳。而收缴天下兵器，迁移六国富豪乃是六国遗族最为敏感的事情。操之过急，易生事端，激起黔首的反抗。臣以为收天下兵器不如收天下人之心。稳定方是朝廷上压倒一切的问题。同样的道理，修建陵寝、驰道和其他各项工程所需民力巨大。连年的战争，各国民力衰竭。陛下应注意与民休养生息。不妨采取缓建或者少建的办法，渐进使用民力。”

“好一个渐进使用民力！”秦始皇一声狼笑，“我大秦自从商鞅变法以来，历代先王推行的

都是以法治天下的国策，就是要使那些散漫、慵懒惯了的黔首变成勤劳苦干的百姓。秦法素以严峻出名。可是，秦国的黔首没有造反，反而使国家日益强盛。如今，四海一统，朕为了使天下永享太平，为了国富民强，所做的哪一件事不是上合天意、下顺民情？这一代黔首辛苦、劳累点，牺牲奉献点，后世子孙万代就可以享受到他们留下的成果。论辛苦、劳累，朕不也是在夜以继日地操劳国政吗？朕贵为天子也和黔首们一样地辛苦啊！”

秦始皇说着，似乎动了真感情，叹息一声低下头去。

众臣听着，都明白秦始皇的话不是只对王绾老丞相说的，而是对持反对意见者的一种驳斥。很多人深受触动，不自然地低下头去。朝堂一片唏嘘声。

这时，侍立在秦始皇御案旁的赵高眼含热泪，向秦始皇请旨说：“陛下，微臣有几句心里话想在朝堂上说说，您能恩准吗？”

秦始皇微微抬头，挥挥手说：“朕从来不会阻止臣下进言。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谢陛下！”赵高转过身来，面向殿内众臣深深一稽首后，动情地说道：“诸位大人，陛下日夜操劳国事，微臣是亲眼所见。远的不说，少将军李信伐楚，为楚将项燕所败。陛下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四十多个日夜没有睡一个囫囵觉，人都瘦了一圈。让人看了都心酸，直到王翦老将军出马，陛下方露出点笑脸来。微臣随侍左右，也受了不少苦。可是，陛下尊贵之躯尚为国事拼命操劳，微臣吃的这点苦又算什么呢。就是拼掉性命，微臣也甘心为陛下效劳。”说完，退到自己的位置上。

赵高说得动情，但群臣反应不一，有的唏嘘附和，有的低头不语。王绾微微摇头，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毕竟，君王勤政与政策苛酷是两码事。

赵高纯粹就是在搅浑水，有意地曲迎圣意，讨秦始皇的欢心。只是手段比较隐蔽。此人真不可小觑。但是，群臣知道，眼前的秦始皇再也难以听进自己的话，与之争辩，徒劳无功，甚至会有性命之忧。

赵高的话又一次说到秦始皇的心里去了。秦始皇忽然间感觉到这么多的大臣当中，只有赵高才是最理解他的人。

是啊，人们只知道他高高在上，万乘之尊，出警入跸。却不知道天子威仪背后的辛劳。赵高看到了他的辛苦，为他说了句最暖心的话。正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忽听王绾恭谨地说道：“臣知罪，请陛下降罪，臣绝无怨言。”

秦始皇忽然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坐在朝堂上，面对群臣是不可以流露出脆弱的感情的。他恢复了威仪，大脑又正常运转起来。略一思忖，轻笑说：“老丞相言重了。你不过是人老了，思想跟不上国家的形势变化，何罪之有？朕岂能加罪于你！”

王绾宦海沉浮几十年，何等聪明，当然明白秦始皇之意，立刻纳心叩拜，请求说：“是啊，臣真的老了。耳聋眼花，脑筋也不好使了，实在难以为大秦效力。所以，昨晚臣就与老妻商议好。今天来请旨辞官还乡，颐养天年。恳请陛下恩准。”

秦始皇似乎很惊讶，诚心挽留。无奈王绾去意已定，苦苦相求，秦始皇只好答应了。王绾谢恩退到殿下。

秦始皇扫视殿堂，面露为难之色，说道：“王爱卿给朕出难题了。没有了丞相，朕如何议

政？还是先确定新丞相人选吧！李斯，你看何人可以担当丞相之职？”

李斯早就盯着丞相的位置，见王绾辞职还乡，心中窃喜。凭着始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和自己在朝廷上的声望，这丞相的位置很可能是属于他的。没有想到，始皇帝拿人选的问题问自己，不由暗暗叫苦。

李斯想，总不能说自己是最合适的人选吧！可是，推荐别人，却不甘心。他只得跪倒说道：“老丞相突然告老还乡，臣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一时想不出合适的人选来。不过，臣以为，新丞相应该秉承陛下旨意，督导百官切实执行新政策。具体说，要把陛下作出的决议不折不扣地执行下去。就是要收缴天下兵器，给天下人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以弘扬陛下盛名和大秦国威。”

“说得好。李爱卿，如果朕让你督导百官去做，你能做得更好吗？”秦始皇欣喜不已。

李斯亢然道：“微臣不才。可是臣一定义无反顾地去做，绝不会有太多的顾虑，臣誓死为陛下效力。”

秦始皇满意地点点头，以手击案，说道：“朕就以李斯为丞相，他足以担当此重任。众卿以为如何？”

群臣中有赞成李斯才干的，也有不以为然的，但是秦始皇圣意已明，谁还自讨没趣呢。于是，异口同声地答道：“陛下圣明，臣等佩服至极。”

以秦始皇对李斯的宠信和赏识，早有用其为相之意，见群臣赞同，便又用冯去疾为右丞相，协助李斯的工作，以蒙毅为廷尉，代替李斯的廷尉之缺。蒙毅与蒙恬俱为大将蒙武之子。弟兄二人虽然年少，却已在朝历练多年，颇有才名。

进行过一番人事更替后，秦始皇与群臣继续商讨国事，决定派将军屠睢统率五十万秦军征服南越。

同时，秦始皇考虑到王绾的话也有道理，便派水利专家、御史监督前往南越的五岭山区开凿沟通湘水与融水的渠道，以利军粮的运输。

李斯如愿以偿，当上了大秦的丞相。他这个丞相非历任丞相可比。因为六国一统了，大秦帝国的版图扩大了好几倍，他手中的权力自然也大了很多。李斯果然不负秦始皇厚望，新官上任三把火。

李斯完全改变了王绾的工作作风，雷厉风行地处置了几个左右观望、拖拖拉拉、办事不力的官员，各项工作立刻就上了轨道。尽管周围是黔首和六国遗族的抗议声，但是兵器一定要上缴，登记迁移的各地豪富必须限期动身，至于那些战俘、刑徒更不必说，全部被赶往工地，参加骊山陵、驰道等工程的修建。稍有反抗或者懈怠，就被按律鞭打、黥面甚至处死。

有李斯的卖力行事，秦始皇的工作量大大减少了，看着一份份各地送来的报喜奏折，他为自己创造的伟大业绩而骄傲，自然而然生出走出咸阳宫、巡视天下的想法。于是，留李斯、尉缭、冯劫、蒙毅守咸阳，秦始皇率蒙武、赵高等臣子开始了他统一六国后的第一次出巡。本来他想把李斯带上。因为李斯的篆书、文才都是群臣中一流的，他要用李斯到处刻书立碑，为自己和大秦歌功颂德，可惜，统一元初，诸事繁多，李斯太忙了，离不开。

庞大的车队居前，近身侍卫、虎贲军、随行队伍等浩浩荡荡的巡行队伍出咸阳西行。秦始

皇此次出巡的目的地是陇西、北地二郡。

沿途地方官员在每座城池的十里长亭前跪迎圣驾，道路两旁，黔首们夹道跪迎、欢呼万岁，一直排到城里。

陇西、北地皆为秦国故地。这里社会秩序安定，百姓安居乐业。黔首们由衷地感谢他们的君主——秦始皇。

当秦始皇车驾抵达时，秦始皇坐在车里，望着夹道跪迎的黔首和路边风景，他的眼睛情不自禁地湿润了。

这里是嬴秦祖先起源之地。从被封于渭水之滨，到迁都雍城、迁都咸阳，嬴政祖先在自己的封国上一步步走向强大，终于在他嬴政的手上统一了天下，完成了霸业，这是何等的荣耀和威武啊！秦始皇第一次出巡便选择了祖先肇基之地，自然有着追根溯源、光宗耀祖、不忘先人之意。

站在渭水南岸，秦始皇颁布诏令，为纪念先人，在此修建极庙，即至高无上的宫殿。并由极庙挖通骊山到甘泉宫前殿，再修建两边都有围墙的甬道直通咸阳。建成后，秦始皇由咸阳来极庙祭祀先人，车马在甬道里行驶，外面的人看不见。

当然，天下雄主秦始皇的出巡，更是为了扬大皇帝之威和大秦国威于四方。陇西地处西部边境，秦始皇至此，亲自巡视边防的建设情况，却发现这里道路崎岖难行，这对于公文传递、军队调动、运输补给、民间贸易的影响都很大，便下令加快当地驰道的修建。

他还想乘兴继续东行，巡视魏、赵故地。可是，偏逢天降大雨，驰道尚未修好，道路泥泞难行，只得作罢。

历时两个多月的陇西、北地之行结束。秦始皇志得意满地回到咸阳宫。刚刚歇息一夜，留守咸阳的丞相李斯就忙着入宫觐见。

李斯施礼毕，皇后齐氏亲自奉茶，玉面含笑道：“丞相，请用茶！”

李斯慌忙离座谢罪：“皇后如此，折煞微臣了。”

齐皇后说：“丞相为大秦日夜操劳，太辛苦了。本宫仅以此茶表示对国家重臣的敬重罢了。”

“谢皇后！”李斯不再客气。享受皇后奉茶，是朝中仅有的几个勋臣的殊荣，他李斯是其中之一。

秦始皇待李斯重新坐定后，问：“朝中诸事不是很顺利嘛，丞相这么急着来见朕，所为何事？”西巡时，咸阳的奏章仍用快马天天送到车驾中。所以，秦始皇对朝中情形了如指掌。

李斯略显迟疑，说：“臣是为国尉而来！”

“缭兄怎么了？”始皇关切地问。他想起昨天就没看见国尉尉缭出城迎驾。但以他对国尉的恩宠，并没有责怪之意。今天李斯又提起尉缭，秦始皇以为尉缭生病了。

“国尉不见了！”李斯似乎在斟酌字句。

“不见了？难道缭兄不在国尉府？”秦始皇不解地说，“朕即刻派人去国尉府看个究竟！”

李斯摇摇头，劝阻说：“陛下不必派人前去了。臣已经亲自去过国尉府，却发现府上除两名守门的老奴，已经空无一人。经盘问那两个守门的奴才，才知国尉已于三天前悄然离去，府中仆从尽数遣散。”